

從會考中英語文科零分到  
全港中英文寫作比賽冠軍



# 赤亡 筆路

恭子著



筆者從少年時「語文缺失」出發，透過自修語文的經歷，  
意外地探索了社會各樣鮮為人知的事。

跨媒體文化才子 鄭丹瑞  
《最佳男主角》最佳節目主持 黎芷珊

著名 TVB 主持及司儀 Patrick Sir  
TVB《東張西望》監製 張嘉玲

全力推薦

# 序（一）

## ——鄭丹瑞先生

我教藝員訓練班，要求他們多觀察，要求他們有自己的判斷力，要求他們有幽默感和自嘲的勇氣。這些可能都跟演技無關，但在學演技和學做人之間，我寧取學做人。

最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筆名叫做恭子，一個看似吊吊摶，但又充滿棱角的年輕人。因為不甘心「按部就班」去做人，於是不停學習。他是第一屆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公開組）冠軍（由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辦），蘇格蘭認可威士忌大使，前海洋公園海豚訓練員，香港科技大學生物系理學士。他想出一本書，邀請我為他寫序。

我說我得先看內容，讀他的自序，我已經決定一定要把這《恭芒筆露》推介給大家。節錄一小段恭子的自序：「『按部就班』從來都不是我的學習態度，只要我

有三分顏色，就會開間染布廠；只要我有三兩塊木頭，就會開間棺材舖。不可能做每件事情都可以『準備就緒』，因為永遠都覺得自己還未 ready。……我從中學會考中英語文科考獲零分，到後來獲得第一屆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公開組）冠軍，讓我深深體會到自己少年時的『語文缺失』是如何影響成長、自信和價值觀。我透過學習英語，意外地探索了香港教育、男女關係和職場鮮為人知的趣事。想去做，一個理由便足夠；不想做，總能找千萬個藉口。」

恭子的觀察力，懂得自嘲的勇氣，以及充滿幽默感的文筆，是我喜歡他的原因。噢！還有他的反「按部就班」理論。恭子，值得認識；這本書，值得一讀！

鄭丹瑞

## 序（二）

### ——黎芷珊小姐

如何認識恭子？我只不過是透過幾次朋友的聚會，大家碰面交談，其實我不太認識他。

但當我看過他的作品後，我對他的了解加深了很多，覺得「很有驚喜」。

首先，我從來不知道他喜愛寫作和懂得寫作，而且他更獲得第一屆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公開組）冠軍。

而另外的驚喜，就是恭子原來是一位十分幽默和很有個人思想的人，我喜歡他用散文的方式，去表達他的人生經歷。

閱讀他的文章時，你會發覺他很有幽默感，他對於人和事，的確有一套獨到的看法。

還有他是一位求知慾十分強的人，對身邊的事情，總會查根究底。

我覺得這種特質很好，特別對於寫作方面，這是先決條件。因為要寫出好的文章，必須有好的觸覺，要對身邊的事情感興趣，才能有豐富的題材去創作，我很欣賞他這種特質。

還有，他經常提及小時候讀書很差，但我認為，無論他是從 Band One 或是 Band Five 的學校畢業，最重要是知道自己的興趣和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

我覺得恭子絕對是個寫作的人才，期待他在不久將來，會有更多更多作品出現，我會是恭子的忠實讀者。

黎芷珊

TVB《最佳男主角》最佳節目主持

Luisa Leitao 創辦人兼創意總監

## 序（三）

### ——張嘉玲小姐

當恭子邀我為《恭芒筆露》賜筆時，我才知道恭子原來喜歡文字創作，能夠有幸為他的書寫序，我當然卻之不恭。

從事電視製作多年，我負責的節目以資訊及時事專題為主，過程雖嚐盡甜酸苦辣，但當中的味道卻能豐盛我的人生經歷。

我雖然是從事電視媒體製作，但從來沒有看輕文字媒介的影響力。

恭子在文中提及「按部就班」從來都不是他的學習態度，只要他有三分顏色，就會開間染布廠，他有三兩塊木頭，就會開棺材舖。

恭子這番說話，表面看似高傲，但其實給我的直覺是創意無限。

我認同當做每一件事情時，都沒可能等到有百分之百準備好才去做，如果做每件事都要等人預備充足才開始，世界可能會停頓。

開心見到恭子的散文集面世，我希望與讀者一樣，透過他的所見所聞，讓我們了解他對各樣事情的獨特看法。

希望恭子繼續享受這個創作之旅，將來有更多著作。

張嘉玲

TVB《東張西望》監製

# 自序

「按部就班」從來都不是我的學習態度，只要我有三分顏色，就會開間染布廠；只要我有三兩塊木頭，就會開間棺材舖。

不可能做每件事情都可以「準備就緒」，因為永遠都覺得自己還未 ready。

在我小學的六年裡，我保持連續考第尾的紀錄。最後一年，班主任對我父母說：「你個仔已經無藥可救」。

2004 年官方的宣傳口號是「求學不是求分數」，我高瞻遠矚，在八十年代已經開始「落實」。

愛因斯坦說過：「每個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爬樹的能力評斷一條魚，他將終其一生覺得自己是個笨蛋。」

作為學生，為了考試、升學和前途而憂心如焚，不知所措；身為打工仔，為了工作、買樓和結婚，就忘記了昔日的理想，被社會沾污了善良和為利益放棄了尊嚴。

我從中學會考中英語文科考獲零分，到後來獲得第一屆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公開組冠軍，讓我深深體會到自己少年時的「語文缺失」是如何影響成長、自信和價值觀。

我透過學習英語，意外地探索了香港教育、男女關係和職場鮮為人知的趣事。

想去做，一個理由便足夠；不想做，總能找千萬個藉口。

在此衷心感激鄭丹瑞先生、黎芷珊小姐和張嘉玲小姐為恭子賜筆寫序，以及 Patrick Sir 的誠意推薦。

希望我的墨水沒有令他們和讀者失望，而恭子希望在還有實體書的時代，在沙灘上留下一雙足印，縱使會被浪花慢慢衝掉。

恭子

# 目錄

序（一）——鄭丹瑞先生	4	8. Infatuated	102
序（二）——黎芷珊小姐	6	9. Superficiaholic	106
序（三）——張嘉玲小姐	8	10. One-third	111
自序	10	11. Face Value	116
<b>第一篇 教育這東西</b>			
1. Internationalization	15	1. I Know I Can	125
2. Starry Night Over the Rhône	20	2. Impromptu Writing	130
3. 3M	23	3. Although & But	133
4. "Blind Learning" and "Blind Teaching"	30	4. Bibliophile	136
5. Lover	36	5. Zeal without Knowledge Is a Runaway Horse	142
6. Acute Princess Syndrome	40	6. William Shakespeare	149
7. Chain Coffee Shop	44	7. Double-boiled Soup	152
8. Blue-blooded	50	8. American Girl	154
9. So What?	53	9. Bob and Sheri	159
10. Schooling	56		
11. A Real Gem	63		
<b>第三篇 英語這東西</b>			
1. Scumbag	67	1. Hedge	163
2. A Diamond Is Forever	73	2. Shameless	167
3. Kong Gals	77	3. Deanie Ip	171
4. "Horizontal Spacetime Reverse"	81	4. Online Fraud	174
5. Flamboyant	88	5. Face-saving	179
6. Transference	92	6. Horse Sense	184
7. Space Sharing	97	7. Like a Boss	187
		8. Fuss	189
		9. Who Cares?	194
<b>第四篇 荒謬這東西</b>			



## 第一篇

# 教育這東西

我的朋友中，不少已經生兒育女，三年又抱兩，與他們見面，間中從他們口中聽到「國際學校」。

聽聞香港的國際學校可分為「真」國際和「偽」國際。

所謂「真」國際學校，學生一般是金頭髮男眼睛的鬼仔鬼妹，持有海外國民護照，當然不是 BNO 那種「偽英國」 passport。以澳洲國際學校為例，學生必須是澳洲公民，即持有澳洲 national passport。

而所謂「偽」國際學校，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土炮」或「黃皮」，學生無須持有外國護照，最緊要是付得起學費便可。

如果學生不能入讀「真」國際學校，父母又不想孩子就讀「太貼地氣」的本地中小學，這些「偽」國際學校絕對是一個 alternative option。

國際學校的學額需求愈來愈大，僧多粥少。

我後悔當年沒有報讀附近的牛頭角聖方濟學校，否則，我都可以「抽水」，話自己是「角濟」學校畢業。

沒有讀過國際學校，始終對這類學校存有一點幻想。

就正如從未把心儀女神追到手，仍然覺得她是那麼完美和 angelic (仙氣)，讓人有無限的幻想空間，像被黑洞吸入去。

如果有機會，都想到國際學校「深度遊」，了解它與本土學校有甚麼分別。

許多時候，機會是等不來的，為何不去創造一個機會呢？

在九龍塘，有一間「真」國際學校與一個世界巡迴國際話劇團合作，在學校舉行一連兩晚的話劇表演。由於這個表演屬於校內活動，並不會對外開放，因此，只有該校學生和家長才可出席。

在它的學校網頁，我被這個國際話劇團的表演花絮和宣傳吸引著，加上今次表演角色由該校學生擔任，所以我更想去見識下這班學生。

雖然我還未想到辦法出席這活動，但是我已經邀請了一位女生朋友陪我去看這場話劇。

似乎我真的「攬大咗」，怎麼辦呢？我當然不是「攬大咗」朋友個肚。

樂觀些，讀 Band Five 中學有個好處，就是校規很寬鬆，學生好自由，而我的思維沒有被規則或學校守舊傳統約束過，所以培養出來的思考方式，可以很大膽。

有些學生成期要遵守嚴格的校規，每樣事情都要跟足程序，就算無傷大雅的事，只要沒有順著跟隨，就是錯，就是離群，就是不對。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於是，我立即寫電郵給那間國際學校的女校長。

女校長回覆我，她已通知校務處預留兩張入場券給我，歡迎我來欣賞該校的表演。

讀者可能會問，我究竟寫了甚麼給校長呢？

記得中學的英文科，老師教過一些英文書信寫作技巧，主要是書信格式和體裁。

如果你問我學過甚麼？I'm so sorry，已忘記得一乾二淨。

我依稀只記得，Dear sir / madam 時，complimentary close 就要用 Yours faithfully，而用 Dear (人名) 時，就要寫 Yours sincerely。

這就是本地填鴨式教育，給我「填鴨的五十度陰影」。這些東西根本對我寫這封信沒有絲毫幫助。

那一刻我才覺悟「事非經過不知難」，但就不覺得是「書到用時方恨少」。

在此，我只好對南宋詩人陸游說句對不起，因為這些中學英文書信教材，並沒有實際用途，更何況要應付這個 situation。

老父說過：「你想去做，有一個理由就夠，如果不想做，便找到一百個藉口去安慰自己。」

其實寫一封英文信不難，差不多每個中學生都能寫到，難的是內容，怎樣才可說服校長，給一個陌生男人出席她校內的活動。

外國學校一直好 secure，要保障少年人的安全，特別預防 paedophilia 事件。

這就是重點。

我從小就用 vertical thinking 思考，實在好 boring。

人大了，膽大了，開始學「波仔」發表的 lateral thinking，試用多向水平思考。

自從學了這種思考方法後，弄得我經常有些「古怪」思想和行為。

即會做一些別人不會想，更不會做的怪事。

當然我的底線是不可傷害別人，我可以無穿底褲，但不可無底線。

當天我早早收工，去接我的女生朋友，她是位中學英文老師。有她做我的 personal interpreter，聽對白時就不會「lost in translation」。

我們到了國際學校的 Theatre，看見大部分家長和學生已經入座，表演開始了，dim the light。

嘩！奇景呀！

在場竟然沒有家長舉起手機為台上表演的子女拍照，一位都沒有，他們只安靜地觀賞。

開場前，大會並沒有廣播不准在場人士拍攝或錄影。

難道這些外籍家長，不需為子女 build up 個 portfolio 嗎？

我問這個問題，已經顯得我「唔夠國際」，好低水平。

透過一晚的表演，我便看盡學校的人生百態，國際學校的確好「國際」。

一封信，就能讓我和朋友有機會欣賞一套精彩的 drama。

至於信的內容，我給讀者一點提示，為何我會帶一位英文科老師去呢？她與那間學校有甚麼共通點？

如果有點頭緒，寫一封吸引校長注意的信，一點都不難。

男女這東西，總是令人又愛又恨又癢，如果 relationships 涉及三角關係，就比數學的三角函數 ( $\sin, \cos, \tan$ ) 更 complicated。

女人，總想找個「高富帥」，  
男人，總想找個「白富美」。

公平嗎？當然公平過太平公主。

有人會批評，這種男人沒有大志，「咬老軟」，無出息。

其實「咬老軟」是不少男人潛意識的夢想，只是被社會的倫理道德和意識壓抑著。

1405 年，有位女作家叫 Christine de Pizan，她已開始提倡男女平等。

過了六百年，女人仍然看不開，像被初戀男友傷害一樣。

如果女人可以找「長期飯票」，為何男人就不可以呢？

難道今天仍有「男人應該養老婆」的舊有思想嗎？  
即問人：「你生仔係為咗養兒防老嗎？」

我曾經問過五對 couples 這個問題，他們答：「你諗多咗！」

有些女人會想盡辦法，使出渾身解數，去找「筍盤」。

相對地，有些男人就會 sell 溫柔、體貼和人魚線，類似暖男，讓在事業高峰的女人下班後做回小女人，可以有個肩膀摟住，翌日再繼續搏殺。

各取所需，人之常情，有問題嗎？

男人喜歡女人穿迷你裙，就不准女友穿。

女人喜歡高大有型的消防員，就不准男友做。

既然外表那麼重要，我就把「人口顏值」與高斯分佈 (Normal Distribution) 合併分析。

「帥美」和「醜樣」的人口，其實各只佔很少部分。

即顏值「一般」的人佔最大部分。

我發覺自己顏值都不低，只是收入較低。

近來，我參加了舊生飯局，自從畢業後，大家都沒有聯絡。

當晚大家碰面，差點認不出對方，以前叫「排骨強」的同學，現在已是位全職健身教練，而「肥仔聰」更震懾全場，他已變成高大又靚仔。

在場女同學立即「咬耳仔」，說甚麼後悔當初沒有「受佢溝」。

真是女大十八變，男基因突變。

到了我這個年紀，同學不是已婚，就是有了孩子。

我班中的校花，她至今仍未結婚，但不知她是否 available。

相反，班中最 plain 的女同學（不敢用中文，怕被 feminists 或 LGBT 圍攻），她中學畢業後便在一間工廠當文員，不久後嫁給了廠長，今天已是兩個小孩的母親。

年輕時，靚女可以殺敵，其他人只可羨慕，不可臨摹。

縱使你 wears a bunch of fake eyelashes，能像風扇般刮起沙塵，還戴了一對沒有眼白的「大眼仔」，都無補於事。

只可歸咎於 DNA 出錯。

靚女更可以像娘娘般「招兵買馬」，「收兵」的概念自古存在，像地心吸力一樣。

人或多或少都會驕傲，靚女較容易任性起來，可能 take it for granted，不是找不到對象，只是找不到更滿意的對象。

人本來就是貪心的動物，得一想二。

歲月不饒人，從前靚女唱 K 會唱《我的驕傲》，今天就要唱蔡依林的《你也有今天》。

成為輕熟女後，身邊的男人，不是結了婚，就是有個同居女友，甚至是男友。

她們每天 FF 的 Mr. Right，由最初「高富帥」的 tier，到最後 downgrade 的「矮窮醜」，就像「惡曬」航空公司的金卡 downgrade 到 green card。

當你再問她們為何「咁無要求」時，她們會改口話只喜歡「有內涵」的男人。

不用去科大修讀一個成百萬學費的 eMBA，都知道這是市場供求問題。

有得做人妻，有誰願意做黃金剩女，九九九點九純金又如何。

有得揸 Maserati，有誰想揸架 Toyota。

近來我與女友人 Christina 到半島 high tea（不要更正我 grammar 叫 afternoon tea），談到有關近日參加舊同學晚聚的事。

她剛參加完校友晚宴，母校是佐敦一間名女校。

她做了一個 unofficial 的目測統計，在場校友中，有三分之一已婚，三分之一離婚，三分之一單身。

Christina 做的目測與統計處的資料相近，每年註冊結婚和申請離婚的比例都是三比一。

雖然我未曾讀過 Band One 學校，但我知道這班「女優」（男讀者不要心邪，不是 AV 個種）的成就真的與校名一樣「出類拔萃」。

出色的女人與平凡的女人比較，哪種會較吸引？

男人一定會答，只有「靚女」最吸引。

如果女人事業有成，不一定會阻礙姻緣，擁有「事業線」更不用說，但就不會首選平庸的男人，所謂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禮頓山對畢架山。

In principle，事業與愛情應該沒有衝突的。

始終理論歸理論，應用歸應用。

就類似有些大學教金融財務的教授，在 lecture theatre 教授比核武更複雜的金融理論。

而有些只有一個「爛鬼 degree」的人，已經在 IFC 某一層的歐美投資銀行會議室，向下屬 briefing 脫歐和中美貿易戰會怎樣影響大額客戶和機構投資者的 profit margin。

我認識一位女專科醫生，叫 Athena，外貌端好，她已單身一年。

我好奇地問她，醫院男醫生比女醫生多，陽盛陰衰，像歌詞一樣，「邊度都有『陽剛』」，理應有好多「超筍盤」。

Athena 冷笑地道：「其實自己身為醫生，未必覺得男醫生有咩吸引，因為自己都係同行，大家都咁高咁大，只有女護士才當男醫生係『男神』。」

Athena 當年在醫學院，是班中成績最好的一個。

「如果要男醫生在女醫生與女護士中選其一，他們都會選後者，因為後者會對他們有降服的傾慕之情。」

「就算男醫生的外表與一個街市豬肉佬一樣，都有大把人爭著排隊擺飛。」

我道：「咁真係食咗醫生隻豬了。」

我悔恨少時不用功，只顧住飲冬陰功，what-ifs 我能做 straight-A student，考入醫學院，畢業後做「星球」醫生，我就真的「錢情」錦繡。

人生又有幾多 what-ifs？

當然不是每個女人都那麼 skin-deep，但 skin-deep，又如何？

能夠嫁給一個醫生，或有個醫生男友，女人就算不放「閃光彈」，都可以天天「暗爽」。

更無懼過時過節，對住那班「三姑六婆叔伯兄弟鄉親父老」，他們像葉問般「日間夜間」拍拖了沒有，如果有，男友做哪行。

暗爽女只怕他們不問，一問就隨時放「閃光彈」。

我認真地問：「就算那位男醫生的外貌身形似豬肉佬，那位女護士都可以是『係愛呀！豬豬！』」

Athena 沒有回應，便拿起杯 Long Island：「Cheers！」然後我們哈哈大笑。

試問有沒有年輕俏護士，會嫁一位真豬肉佬呢？



不少世界各地的旅客，來倫敦必會去 Ritz London Hotel 「朝聖」，食 afternoon tea，而我不感興趣，反而 Ritz Cigar 是我的最愛。

# Who Cares?

大家還記得 2011 年的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嗎？當年震災引起設備損毀，而輻射泄漏。

港人熱愛日本，這次事故的確「嚇親寶寶」，無人不擔心輻射外洩會污染水源和食物，甚至影響整個日本和鄰近國家。因此，港人立即更改旅遊地點。

人總喜歡把憂慮無限放大，特別從 WhatsApp 和 FB 看到一篇又一篇未經證實，轉載又轉載的文章。

當時，香港人對「核輻射」沒有太深入的認識，最認識的可能是「金仔」的核武。

在餐廳和超市，當港人知道食品是從日本進口的就害怕起來，以為買一條日本進口三文魚，就足以製造一顆小型核彈頭。

相反，當知道是「Made in China」，就安心過「安心事件」，突然有 patriotic fervour。

Is our health priceless? I don't think so.

這番說話對於曾經患過重病的人來說，才有「深切入肉」的體會，否則就「入肉不入心」。

靈魂都可出賣，難道健康和肉體就不可以嗎？

只是每個人心目中的價錢不同，「心目中」即「死口都唔認」。

福島漏輻射，日本經濟當然大受影響，日圓對港元不斷下跌。

我其實不太熱衷於去日本旅遊，對於任何有關日本的新聞報導，我是 so indifferent，更沒有港人那種「過敏性反應」。

不知是時間過得快，還是人的生活節奏太快，要知就要問愛因斯坦。

不久，我便開始聽到身邊人說，「日圓好平啊！」；「買嘢平到有 7 折呀！」；「唔洗驚啦！我去個度都唔近福島！」；「身邊有朋友都去咗啦！掃咗好多平貨返香港，話會再去掃貨。」

當日元價格不斷下跌時，香港人就漸漸忘記福島漏輻射問題，愈來愈多港人為了日元下跌而「跪低」。

似乎我沒有在科大修讀 BBA，都可以分析這個怪現象。

日圓價格與港人去日本次數成反比，當日圓急劇下跌，港人去日本的數字便急劇上升。

每個人出賣自己「肉體」的價格是不同的，香港人更會催眠自己，不接近福島就無事。

試點就由沖繩開始，它距離福島最遠，然後到福岡、廣島、神戶、大阪、北海道、京都、名古屋，最後就是東京。

東京？有甚麼問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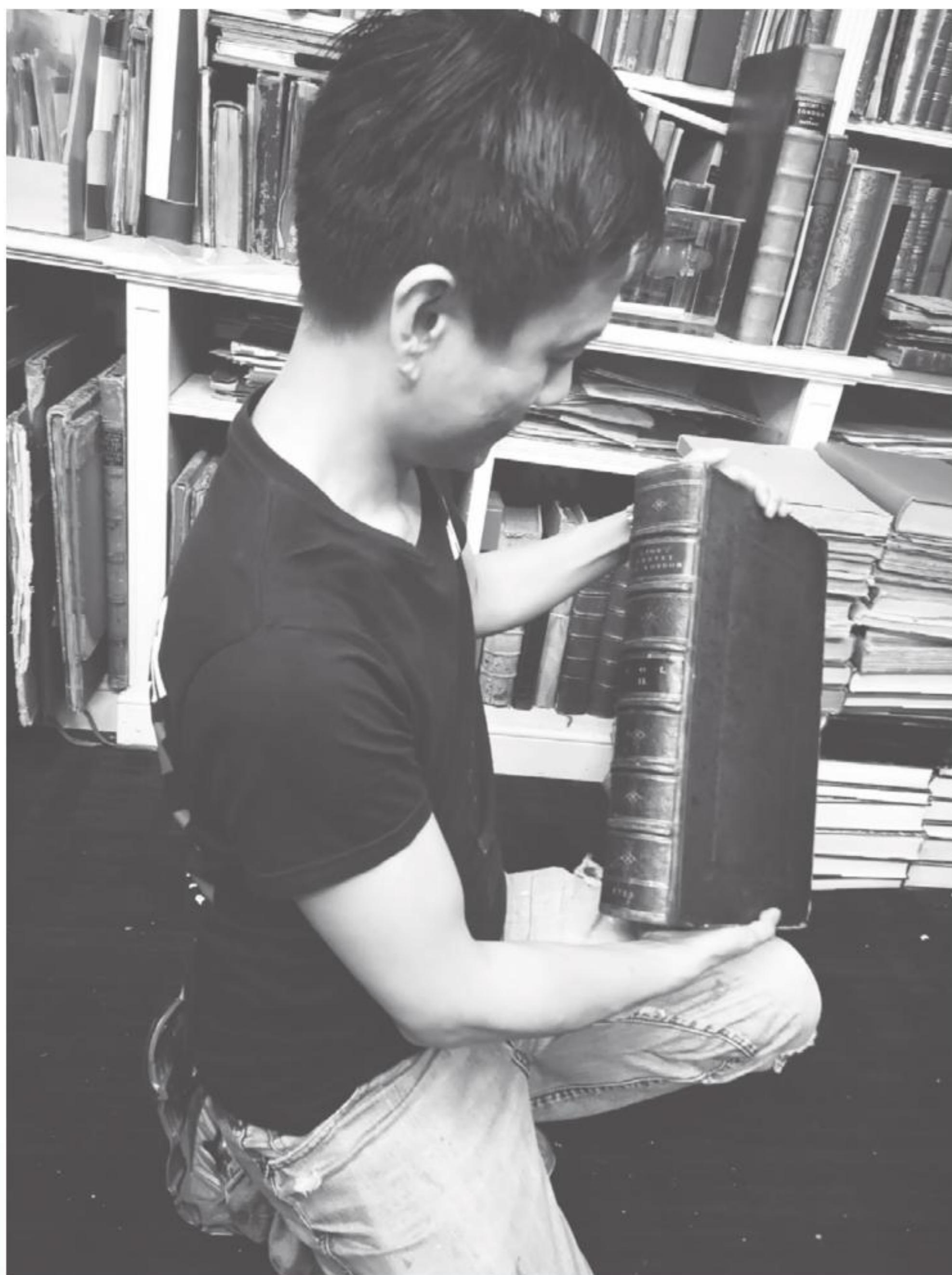
似乎港人不但出賣了 body，而且出賣了靈魂。

每天都會發生「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的事情，那些甚麼輻射會影響生育、危害小孩腦部發育、輻射留在體內陰魂不散的說法，已忘記得一乾二淨。

東京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只有二百五十公里。

今天，當你隨便找一個港人問：「你擔不擔心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

他只會說一句：「Who cares?」（care 一定要加 -s）



倫敦的 Mayfair 區是「高端」地方，英國版大富翁遊戲中，將 Mayfair 區設置為英國最昂貴的財產，恭子在這區到訪 Sautter Cigar Lounge 後，便到附近著名的古書店 Shapero Rare Book 逛逛。

這間古董書店叫 Pickering & Chatto Rare Books，的確不容易找到，它位於一所大教堂內的後部分，那店的古籍平均每本 £1,000 起跳，我手上那本就要 £15,000。

# 赤芒 筆露

恭子著

作者： 恭子  
編輯： Margaret Miao  
設計： 4res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80 號 14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 2019 年 12 月  
圖書分類： 流行讀物 / 散文  
ISBN： 978-988-8664-19-1  
定價： 港幣 88 元正 / 新台幣 350 圓正

「恭子的觀察力，懂得自嘲的勇氣，  
以及充滿幽默感的文筆，是我喜歡他的原因。」

—— 鄭丹瑞

「他絕對是個寫作的人才，期待會有更多作品出現，  
我會是恭子的忠實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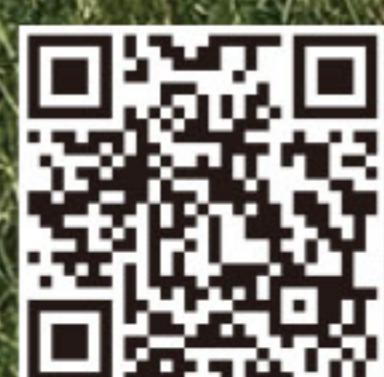
—— 黎芷珊

「以輕鬆幽默的手法諷刺人生百態，  
筆者的獨特見解更令我一邊看一邊會心微笑。」

—— Patrick Sir

「恭子的學習態度，表面看似高傲，  
但其實給我的直覺是創意無限。」

—— 張嘉玲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http://www.red-publish.com)

Mod. E®

上架建議：流行讀物／散文  
定價：港幣 88 元正／新台幣 350 圓正